

王 戊 政 變 記

東 方 文 庫 第 三 種

東 商

印 行

壬戌政變記

張梓生編

東方雜誌
週年紀念號
第十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東方文庫）壬戌政變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分售處

目次

奉直戰爭紀事

- 一、戰爭之原因 二、戰爭之導火線 三、開戰前之調和 四、戰前兩方之局勢及各省之牽動 五、奉直兩方進兵之情形及其實力 六、兩軍開戰前之軍事計畫 七、戰前之哀的美敦書 八、兩軍之決戰 九、奉軍潰兵之繳械 十、戰爭中兩方關係者之動作 十一、事後之懲辦 十二、外交之影響 十三、近畿戰後之軒然大波 十四、奉直戰事之結束

黎元洪復職記

- 一、徐世昌之退職 二、徐去黎來間種種紛擾之經過 三、黎元洪之就職 四、統一前途之希望

奉直戰爭紀事

張梓生編

民國成立以來，十有一年，國內戰爭之禍，無時或已，其間除南北戰爭，現在尙未結束，各省局部之戰，關係國家較小，不能計及外，則民國二年有袁氏統一全國之戰，而長江沿岸以及湖廣各省莫不被其災；民國五年有各省反抗帝制之戰，而川滇黔粵受禍尤烈；民國六年有張勳復辟之戰，而京畿附近，風鶴頻驚；民國九年有安福黨人之戰，而直魯豫各省，咸受其殃。戰爭之期間，既接續不已，戰爭之區域，亦幾遍全國；吾民之身受其禍者，真欲訴而無門矣。安福黨人敗後，吾人民方冀休養生息，漸臻平安，以徐圖南北之妥協，而恢復十年來斲傷之元氣，乃奉直之戰機驟一

啟，全國各省，咸有牽動之勢，交通阻滯，商市蕭條，值華盛頓會議解決遠東問題之後，不務修明內政，整理金融，乃犧牲大好時機於兵戈戎馬之間，其可惜為何如！今者奉直兩系之戰，雖以最短之時間，得大體之解決，而國內猶復禍機遍布，有觸即發，吾人民對此艱難之時局，將何以圖其善後而免其禍害乎？爰乘戰事暫告段落之際，秉筆記之，上稽事變之由來，下及最近所能確定之事實爲止，俾讀者瀏覽一過，對於此次奉直戰爭，即可得一具體之觀念，而懲前毖後，亦可爲將來之借鑒也。

一 戰爭之原因

奉直兩系勢力之成立，爲近數年間事，而兩系之互相水火，尤爲安福系倒後始行顯露之事實。蓋前者奉之張作霖與直之曹錕，雖不甚相融，而兩方勢力尙未抵觸，彼此亦無大不了事以爲之梗。吳佩孚更遠處岳陽，不至與奉天方面有所衝突。吾人回憶當吳佩孚自岳州班師北返之際，其時所慮與爲敵者，除皖軍方面以外，

尙有關內之奉軍，然經幾度磋商以後，奉軍竟不爲吳患，則此中關係，不難概見矣。安福系既敗，吳佩孚聲威大振，勢力亦驟然擴大，張氏對之，未免不慊於心。當時戰事甫息，而外報即紛傳奉直衝突；三使進京之時，張曾面指吳短於曹錕，此實奉直戰爭最遠之線索。而曹張聯姻之舉，卽所以彌縫奉直兩方惡感，使不致立時決裂者。自此奉直兩系各盡力以圖本系勢力之擴大，而每經一度之發展，兩方卽不免暗中有一次之衝突，結果則各得相當之交換，以維持其勢力，而暗中更各竭力相鬪，以至於今日而始有解決。吳佩孚練兵洛陽，擴充師旅，整飭戒行，人皆知其志不在小，張作霖雄踞關外，斂集軍需，蓄養實力，亦與吳氏相對待；其所以不卽接觸者，實張曹聯姻之效果。曹氏中隔兩方，對奉天以姻婭之誼，對洛陽以部屬之情，相與周旋而爲之排難解紛。又靳雲鵬方執中央政柄，遇事以保持各方均勢爲務，使兩系利害，不致過於衝突，如去年天津會議，奉系得在關外三省及各特別區域內掃清系外之勢力，而直系亦得陝省地盤，並得撤去豫陝奉軍，以免臥榻之旁有人酣

睡，卽其例也。天津會議分配利益後，其與兩方最有關係，而使分配後之利益又相衝突者，則爲鄂省之事變。蓋鄂之王占元，本與奉張直曹幷合而成三角之形勢者，乃不幸王氏自天津會議返鄂後，部下迭起變亂，致爲鄂人所不滿，又阻遏鄂人自治潮流，以起湘省援鄂之師，當此之時，吳氏偏師來鄂，擊退湘軍，遂以兩湖巡閱使之名義，占有鄂省之地盤，雖王氏肆其遠交政策，聯奉拒吳，而其結果，吳氏勢力益見擴大，奉直衝突，又益接近矣。自此至今，一年來之時局，實無時不可爆裂，三角之形勢既破，輕重不均，危險實甚，其所以尙能支持至今者，一仍因中央之靳保定之曹，合力以求緩和，其間事跡，歷歷可見；一則因張吳各知其力之未充，不足以制對方之死命，恐一旦決裂以後，勝負之數，未可豫卜，各於表面不得不示靜止之狀，而暗中則反各盡其縱橫捭闔之技，以求活動於南方，而待事機之成熟。如此情態之下，使無導火之線以引其爆裂，或中間和緩者之力，不卽減退，以阻其爆發之機，則或可維持表面之和平，以遷延歲月，亦未可知。乃忽而梁閣成立，兩方利害衝突益

甚，乃不得不各出全力相周旋，以求時機之早熟矣。

二 戰爭之導火線

梁士詒之組閣，實爲此次奉直戰爭最大之近因；蓋斬去梁繼，表面雖得奉直兩方之同意，而實際爲吳氏所不滿；又於十一年元旦下令赦段芝貴，張樹元，曲同豐，陳文運，劉洵，魏宗瀚諸人通緝之罪，當時共相謠傳，謂安福系交通系與奉天方面暗中結約，擬於軍餉上抑制吳氏，使洛陽吳部軍隊，因乏餉潰散，藉此以制吳氏之死命。適其時華盛頓會議中中日代表磋商山東問題正在吃緊之時，梁士詒突令中國代表向日退讓，全國各界莫不憤恨，洛陽方面，乃於一月五日發出通電，指斥梁氏謂『自魯案問題發生，展至數年，經過數閣，幸賴我人民呼籲匡救，卒未斷送外人，膠濟鐵路爲魯案最要關鍵，華會開幕經月，我代表壇坫力爭，不獲已而順人民請求，籌款贖路，訂發行債票，分十二年贖回，但三年後得一次贖清之辦法。外部

訓條，債票儘華人購買，避去借款形式，免受種種拘束，果能由是贖回，該路即與外人斷絕關係，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將定議，梁士詒投機而起，突竊閣揆。日代表忽變態度，頓翻前議，一面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薦。外部電知華會代表，復電稱：請俟與英美接洽後再答。當此一髮千鈞之際，梁士詒不問利害，不顧輿情，不經外部，逕自面復，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贖路，並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爲不敢爲者，梁士詒乃悍然爲之，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號，代表之所爭持者，咸視爲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於外人，何仇於祖國？縱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爲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我全國父老兄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祛害除奸，義無反顧，惟有羣策羣力，亟起直追，迅電華會代表，堅持原案。『其對於梁氏，蓋已不留餘地。自此電發出以後，不但直系各省督軍省長如蘇之齊燮元、王瑚，鄂之蕭耀南，劉思源，陝之馮玉祥，劉鎮華，魯之田中玉，韓之陳光遠，

楊慶堃等，連發通電，響應吳氏；即豫之趙倜，皖之馬聯甲，與各省屬直軍官，亦均有電贊同吳氏。奉天方面，乃電致中央，謂：『某上次到京，隨曹使之後，促成內閣，誠以華會關頭，內閣一日不成，國本一日不固，故勉爲贊襄。乃以膠濟問題，梁內閣甫經宣布進行，微日通電，亦不過陳述進行實況，而吳使竟不加諒解，肆意譏彈，歌日通電，其措詞是否失當，姑不具論，毋亦因愛國熱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問是非，輒加攻擊，試問當局者將何所措手？國事何望？應請主持正論，宣布國人，俾當事者得以從容展布，克竟全功。』云云，其庇護梁閣，指斥吳電，固已昭然若揭。於是內閣問題，完全成爲奉直問題。吳氏繼續發電，既宣布新內閣罪狀，又限定梁氏七日內去職，措辭極爲激烈，各督軍省長，亦迭電請罷斥梁士詒，卒至梁氏不安於位，請假赴津。而奉天方面，則宣言維持體面，不願使自系擁護之人被斥去位。兩方爭持，梁氏續假，戰機乃愈迫而愈近矣。

其尤使此次奉直戰爭不能罷息者，則爲南方孫文遣伍朝樞赴奉與張氏磋商

條件一事。伍之赴奉，據伍氏在上海向各方宣言，純爲報聘性質，謂奉張迭次派員赴粵表示好意，粵政府以禮尙往來之誼，自有報聘之必要，而對於奉粵聯盟一層，伍氏祇承認其可能，而力辯其並無有訂立某種條約之事。但據當時各方面傳說，則謂『奉粵皖三系攜手，以謀統一，暗中接洽，似已成熟』種種推測之辭，固不能謂爲無因。當時中央及曹氏方面，迭次遣使赴奉，而卒不能得少許之成績者，實此中關係有以使之然也。

據當時所傳消息，謂奉粵皖三系聯絡之結果，擬召集各系代表，在天津開全國統一會議，其會議中之議案，已由三系先行暗中商妥，大約一以孫文爲大總統，段祺瑞爲副總統，梁士詒爲總理，二免吳佩孚直魯豫副使之職，着率所部歸兩湖巡閱使本任，三大赦安福黨人，四任張勳爲蘇贛皖巡閱使，段芝貴爲直隸督軍，五恢復舊國會，制定憲法。以上條件，據當時某外報通訊，謂保定曹氏方面，可以不生問題，洛陽吳氏及直系各督如有反抗者，則三系并力攻之，以爲武力之解決。吾人觀

張氏運兵入關，即以保護天津會議爲名，不能謂此說完全出於好事者所臆造，而奉直戰爭之導火線，固已伏於此矣。

三 開戰前之調和

此次奉直戰爭，自一月間張吳發電互訐後，直至四月底始實行接仗，其間四個月之醞釀，調停之空氣，和平之表示，大足迷國人之目。蓋保定之曹氏，祇求維持現狀，不欲過爲冒險，故自奉洛情形漸形險惡，即極力避出衝突潮流，退居調停地位，以求戰禍之消弭；公府方面，亦懼奉洛兵戎相見，竭力向兩方調解，而實際祇以延長戰爭醞釀之時期耳。

二月八日之奉天會議，曹錕遣王承斌出關調和，同時張景惠因參與會議出關，公府方面亦委託以調停之使命。八日議畢，王返保覆命，以未得要領，十一日王復出關，同時趙爾巽亦由公府方面派遣赴奉，並傳攜有某項條件，更有傳洛陽方面

亦遣車慶雲出關釋解意見者，結果皆不得要領。其時奉粵聯絡成功之消息，尙未傳出，故兩方尙有去梁留葉與梁葉同去之磋商。

二月中旬時，梁士詒既二次續假，張作霖更欲全撤關內奉軍以表示決絕之意。於是公府方面，乃使孟恩遠以磋商善後名議赴奉，保定又遣王承斌三次出關。孟抵奉後，不能得一進言之機會，王則欲求關內奉軍不調動而不可得。其時張景惠由奉回京，其所齎來之消息，頗能助長一時和平之空氣。此時之局勢，曹錕左右之曹銳，王承斌與張作霖之親信張景惠、秦華，均主張平和，願向兩方疏解。奉天之態度似激似和，所傳消息，頗難判斷。洛陽之吳佩孚，外間雖傳有召集會議之說，而態度却非常靜默，並時對人言，奉直並無惡感，亦決不致開戰。此時時局之真相，大有令人莫名其妙之感矣。

調人之最能表示時局變態者，則曹銳於王承斌三次出關後，亦追踵蒞奉，適二十五日徐總統亦有罪己令式之通電發出，以爲去梁任鮑，并解釋奉洛意見之手

段孟恩遠奉保津京，奔走忙碌，二十七日又偕秦華出關，繼之者有三月二日張景惠之二次回奉，豫備繼任總理之鮑貴卿，亦親自抵奉，向張商繼任之條件。此時之奉天，已爲調人騰集之地，而洛陽方面不但靜止如前，更於十日發出通電，大意在表示戰爭之決不至實現。調人騰集奉天後之結果，曹銳除挽留退駐軍糧城之奉軍不出關，並請奉天增軍進關，以表示其和平真意外，更攜有不能宣布之條件返保，鮑貴卿之組閣，因奉張始則無切實表示，繼則直言不便贊同後，已無形打消，遲津保以靜待曹銳攜歸條件之通過於保定方面。此時伍朝樞已由奉回粵，奉聯絡之計劃似已成功，故秦華回京，僅表示其個人和平之態度，謂奉直兩方之和平派，已聯絡一起，即使兩軍開戰，亦必在火線上調解云云。至張景惠之向公府方面復命，外傳其竟明白聲言：時局之變化，將有出於閣題之上者。自此曹銳攜歸之條件，既在直系方面，久不能得切實之解決，奉系方面，又盛傳時局將根本解決之消息，調停之事，一時殊無從着手，兩方亦各作軍事之準備矣。

四月下旬後之時局，日趨險惡，前此諸調人，已有無能爲力之勢，乃由奉方之前

輩趙爾巽、張錫鑾與直系之前輩王士珍、洛陽方面關係較深之張紹曾及王占元、孟恩遠等六調人，爲最後有力之調和，其致保定奉天兩方之電，大意謂：『比年國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間主持國是，共維大局，實兩公之力爲多。近以閣題發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測。又值雙方軍隊，有換防調防之舉，杯蛇市虎，益啟驚疑，道路洶洶，幾謂戰禍卽在眉睫。其實奉軍入關，據聞仲帥原經同意，兩帥復有奉直一家，當與曹使商定最後安全辦法之諫電，兩公和平之主旨，已見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膠澳接收伊始，正吾國積極整理內政之時，兩公任重兼圻，躬負時望，固不肯作內爭之導線，重殘國脈，貽笑外人，卽以私交言之，兩公昔同患難，誼屬至親，亦不忍爲一人一系之犧牲，自殘手足。事理至顯，無待煩言。現在京津人情震動已極，糧食金融，均呈險象，斷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兩公大力者躬親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風謠，定將來之國是。弟等息影林泉，驚心世變，思維匹夫有責之義，重抱棟樑崩折之憂，竊欲

於排難解紛之餘，更進爲長治久安之計。擬請兩公約日同蒞天津，一堂敘晤，消除隔閡，披剖公誠。一面聯電各省，進行統一。弟等雖衰朽殘年，亦當不憚馳驅，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見，藉爲貢獻之資。愛國愛友，人同此心，迫切陳詞，敬祈明教。兩公如以弟等謬論爲然，並請雙方將前線軍隊，先行約退，其後方續進之兵，務祈中止前進，以安人心而維市面。至於電傳報論，暫請一概不問不聞，專務遠大，是所切禱。」云云。此電發出後，一面另電洛陽，說明未與前次通電之意，並勸吳氏暫持堅忍態度，靜待調和結果；一面通電各省，勸共同進行息爭，惟此時兩軍前線，愈迫愈近，電文殊難生效。及六調人擬出京，親見張曹當面和解時，兩軍已開火，專車不能前進矣。

公府方面和平之運動，亦始終未息；六調人連發通電及與奉天保定洛陽分頭個人電商均無進步後，乃於四月二十六日，發戰前最後之命令，令兩軍在接近地點者一律撤退，靜候解決，謂：『近日直隸奉天等處，軍隊遣調，以致近畿一帶，人情』